

青年创作丛书

回春树

苗歌著



新文艺出版社

青 年 創 作 叢 書

回 春 樹

苗 歌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各兄弟民族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创作彙集,包括五篇小說、四篇散文和一篇报告文学。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朴素的筆調,从不同角度着眼,描寫自治州几年來的成長,歌頌了兄弟民族中社会主义新人的誕生,反映了祖國西南边疆欣欣向荣的新生活的風貌。

作者長期在边疆工作,是一个文学上的新人。本書是他的第一个集子。

回 春 樹

苗 歌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壹壹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231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2 字數 91,000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000 定价(6) 0.36 元

“青年創作叢書”編輯例言

- 一、“青年創作叢書”的編輯和出版，是想為鼓勵和扶植文學創作的新生力量盡一些力，為讀者供應一部分比較優秀的反映現實生活和鬥爭的文學讀物。
- 二、一九四二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在黨的文藝方針指導下，優秀的文藝作品和傑出的青年作者不斷出現，作為文藝界新生力量的青年作者，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我們準備盡我們的力量為他們服務，尽可能多地出版他們的作品，並選一部分比較優秀的編入“青年創作叢書”。
- 三、“青年創作叢書”專收青年作者的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和散文、報告、詩歌、劇本等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本社已出版的青年作者較優秀的作品，得在重印時收入本叢書。
- 四、我們衷心希望並熱烈歡迎各地青年作者、作家、作家協會和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讀者給予大力支持，多多投寄稿件，多多推薦作品，多多提供寶貴的意見。

新文藝出版社編輯部

目 次

路	1
爺爺的槍	26
在邊境的山崗上	43
咪月果和波應保	68
傣族新媳婦	82
*	
潑水姑娘	92
“獵少”	97
菠蘿	102
邊疆教師	108
*	
回春樹	112
*	
后記	140

路

一

这一帶是滇西緊靠國界的边远山区，山脉走形很乱；东一支，西一支，有时南边也会憑空插來一支，到处是山包包，理不出一个头來。偏山寨就坐落在一架大山的半腰上，順着傾斜的山势，稀稀落落地住着四十多戶景頗族，就像住在人的鼻梁中間一样。从这里去緬甸地界只消兩天路，脚干强些的人，只要起早摸黑兩头赶，一天也能到达。用景頗族自己的話來說，这真是一块“鍋边边”上的地方！

这几天，風声又紧起來，說是黑猛龍^①的“游击隊”要過來了。其实，这些謠言，早就听說了。不过前一向雨水天，大家都沒把这事放在心上。因为边区的雨水，一下沒个停，加以这一帶山高、路荒、崖陡，白天赶街的人还难免摔个跤，滑个远；那几个毛毛土匪，真要在雨天過來，槍一响保管叫他沒处跑，一个个只有滾下崖去。但在这一向天干路燥，白天少不了太陽，晚上欠不下星星的晴天，情况却大大不同了。謠言猖獗起來，而在帮打、六丁几寨，土匪也真的偷雞摸狗地活动起來了。

这样，偏山寨的人，就不得不操上个心。偏山寨的民兵組長勒拉，更是放心不下。勒拉是一个出色的小伙子，二十多歲，生得結实精壯的；比力气，比槍法，全个寨子很少有人能及

他的。有年冬天攆山^②，那时他只二十歲，一口气就攆了十多里，翻了兩架山，連打中兩只麂子。从此，勒拉就成为年輕人的头子，沒有哪个不服他的。

別看勒拉長的那麼結实，其实跟所有的景頗族人一样，也是吃野菜長大的。那回，武工隊老唐同志在他家住了三夜，見他家里除了老婆和一个孩子外，一个老人也沒有，于是問勒拉：“你爹媽不在啦？”勒拉眼一瞪，咬着牙說：“唉！說不完……”

原來勒拉十歲时就死了爹，他跟着媽找一頓吃一頓。本來，要是能够在山上找点山茅野菜下壩子去換点米熬瓜豆吃，也还能餬个口，可是那陣壩子是老黃兵^③的天下，見了“山头野人”就跟攆山人見了麂子一样，举槍就打，說是練靶子。有回，偏山寨四家景頗族在地里剝包谷，碰上蒋介石的特务排上山蹣跚，黃兵們嚷着：“哈！瞧那些野人也会种地！”話未落脚，轟的一声，手榴彈就在种地人身边开了花；董老大、勒弄被炸死了，何老四、排早孔也受了伤，血流了一地……因此，景頗族人寧願鑽在山林里啃枇杷，也不願意到壩子边边上。勒拉自然也只好跟着他媽成天鑽在林子里找野果野菜吃了。十六歲上，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媽把他寄在親戚家里，自己回緬甸娘家去了；过了兩年，他媽也就死在那里。

勒拉从苦里長大，又親眼看見过老黃兵的殘暴無理，从小，他就懂得了仇恨。

① 黑猛龍是緬甸靠中國的一个村子，一度为土匪盤踞。

② 攆山即打獵之意。

③ 老黃兵即边疆少数民族对过去國民黨反动軍隊的称呼。

当老唐同志住在勒拉家里时，和他混熟了，發覺勒拉身上有一股力量，于是問他：

“勒拉，你光打野猪、豹子，为什么？”

勒拉說：“它們糟蹋庄稼嘛……”

“明擺着比野猪豹子还害人的东西，你曉得嗎？”

勒拉眨巴着眼，沒有懂。老唐点破他：“蔣介石黃兵嘛，是我們少数民族的仇人，你怎么不打？”

“不是你們大軍都打光了嗎？”

“土匪呀！”老唐笑着說，“土匪就是以前黃兵变的。”

勒拉一下想起了很多事：楊保長、周剛、李老板……都是土匪。他咬着牙說：“我打，我一个就能打十个！”

老唐說：“光靠你一个人打不行，要約大伙一起打，跟你們攏山一样。”

这以后，勒拉就成为偏山寨第一个積極分子，再以后哩，他就当了联防組長。有一回，联防組配合部隊在雷引寨附近剿匪，他因为路熟，就領着部隊直插到土匪盤踞的山頂，与战士們一起参加了战斗。后來，土匪被剿光了，勒拉还親手打死了一个土匪。第二天，偏山寨开了个群众大会，副連長親自將繳獲的大十响送給勒拉，战士們給他戴上一朵紅紅的山茶花；那天，偏山寨的人們兴奋地鼓着掌，向勒拉表示敬意。

从此勒拉出了名，偏山寨景頗族民兵也出了名。而土匪也就死死記住了勒拉的名字，把偏山寨当做自己眼里一顆釘子。

这天，勒拉从地里回來，將家什往屋角一搁，解下長刀，抱起竹筒連灌了几口涼水，气冲冲的光催他老婆拿飯來吃。他老婆見他这个神气，心想一定又是有甚么事情，不禁輕声問：

“有要緊事情嗎？”

“唔，你沒听說那些謠言……晚上要开民兵会……”

老婆赶忙用芭蕉叶子包冷飯，又在屋角的罐罐里找点豆豉、酸笋甚么的。勒拉坐在火堂^①边，細心檢查着他那支从未离过手的大十响。

勒拉一面吃飯、一面想着：虽然那些謠言有些誇大，但像这样的天气，土匪是可能打過來的。自己所領導的一隊民兵，前一向因庄稼活路忙，天又下雨，都把任务放松了，要是土匪真的打來，还是有些麻煩的。同时，他还想到：要是和小平河傈僳族联防起來，就好得多了。但这个問題他不敢去想，甚至不敢向自己承認有这么一种想法；于是他心里就挽了个疙瘩，心情比甚么人也煩躁。他胡乱吃了几口之后，又抱起竹筒灌了一肚子凉水，便挂起刀背上槍，一声不响的急急出了門。

参加会议的人快到齐了。

每个人都拿起武器，密密的圍着火堂坐着，火光把大家的臉都映紅了。勒拉向人叢中扫了一眼：除了全体民兵外，如山官、排勒有大爹等一些老人都被請來了。

会一开始，勒拉把心里的話都講出來了：

“……雨水天，一空几个月，我們都松心了，寨子里样样事也沒个人操心……还有黑夜站崗的时候，人睡着了，烤的火把槍把子都燒成一截黑木头……”

話沒完，人众就囁囁議論起來了：“那不是小勒坎嗎！”有誰用手推了一下那个年輕小伙子。好几个人笑出了声，另一

① 火堂：在竹地板上嵌一个坑燒火取暖，是景頗人少不了的用具。

个又質問似的：“你也莫笑，我前回看見你站崗还串姑娘哩！”这个漲紅了臉，不服气的反駁：“哪回？哪回？你說！”屋子里有些嘈雜了。

坐在屋角里的排勒有大爹对着身旁的山官咕嚕着：“这像个甚么会，鬧成一团！”接着一个中年民兵，站起來叫着：“不要乱，听組長报告！”

勒拉繼續举了些例子。他說，这久以來，誰都是心挂着田呀地呀的，忘了自己还算个民兵。有一天，他到处走了一轉，發現勒壯、排早用、龍大、石老三……都沒有帶槍下地。另外有天晚上，他去寨里查哨，發現夺石弄空手站崗！最后，勒拉放大嗓音說：

“我們当民兵，一寨子命都交給我們，还能忘了隨身帶槍？要是土匪知道的話，怕不把我們像一窩野猪兒一样，捉到黑猛籠去殺了吃才怪！这，这就叫做‘麻痹、麻痹’……”他臉上兴奋得滲出汗來，映着火光，就像塗了層油一样。他想把這句話說完，一陣子又記不起該怎么說才对；忽然想起武工隊那些同志，經常說的“主意”（主义）甚么的，他就很快的接下去：“这真叫‘麻痹主意’哩！这久來天干，土匪的話放大了；我說，我們偏山寨的民兵腰干硬，哪个也不要丟人……”

勒拉坐下來，手里裹着一根烟。他的話顯然是說完了，屋里的人声立刻又嘈雜起來。

“早用，你說嘛，为哪样你下地不帶槍？”

叫做早用的那个人噴着唾沫：“我的槍，奶包①松了，一打

① 奶包即銅炮槍上相当于撞針性能的嘴狀物。

屁股就冒火，把臉燒成塊糊鍋巴……”

旁人都笑起來。另一个又叫了：“我的是那天打馬鹿，火藥裝多了炸了管管……”

勒拉听出这是石老三說的。接着，夺石弄又喊起來：

“我的也是炸裂縫了，要不，为哪样我不帶下地。”

“我的是奶包……”小勒坎还没說完，便被旁人打断了：

“打瞌睡燒成柴棒棒才是嘛，哪是奶包不奶包的……”

大家哄的笑了，但勒拉的眉毛皺了起來，他想：唉！一个雨水，銅炮槍就坏了这多，怎么办哩？他問：

“到底坏了几支？大家数数瞧，不要这么嘻嘻哈哈的！”

民兵們数着：三支奶包松了眼，兩支槍管炸了縫，一支燒糊了槍柄，而且奶包也有毛病，一共有六支。

“六支？”勒拉的眉毛皺得更緊了！整个寨子，除了四支步槍不算，銅炮槍一共只有十九支；一个雨水，就坏了六支！这怎么防得了土匪？勒拉立刻告訴大家，馬上想个办法。

一个說：“下街拿到遮放街找鉄匠修！”

找鉄匠修，大家都不贊成。这不好，要花多少錢呀！就不說錢吧，那鉄匠老刘是个酒鬼，三天兩头串，曉得修到哪天？这是要赶急的事啊！

一个說：“去找、找……”他也沒有說出是找哪个。大家又低下头想。

一个說：“拿去跟人家換吧，兩支坏槍換一支好槍。”

立刻就有人反对：“惹着爛塘鬼啦？我們槍不够用，你还要兩支換一支！”

怎么办呢？大家沒有主意。忽然，小勒坎开口了，他就是

剛才大家取笑的那個小民兵：

“找傈僳族的余三修吧！”

大家沒有吭氣；其實，誰心里都鑽過這人。余三，對面小平河的傈僳人，平日什麼槍呀、弩呀、犁呀都會修，哪個不曉得他那身好手藝？只是一——大家沒有吭氣。

串房裏靜了下來，人們都不說話。火舌在每個人的臉上閃閃的跳動。勒拉眼呆呆的望着火堂，他呀，心里早盤算過這人。剛才他要大家想辦法時，心里就掠過余三這名字。但，和所有的人一樣，他也不想說出口；在這件事上，勒拉竟也裝糊塗！

原來事情是這樣：

偏山寨隔著個山凹，和傈僳族小平河面對面，站在高處，人都喊得應。以前山凹里有條路相通，兩寨來回只要幾鍋煙工夫；遇到趕街天，傈僳族人來人往，偏山寨就跟過節祭鬼一樣。

八年前，偏山寨景頗族的祖母死了。寨子人將她埋在小平河旁邊的山包包上。誰知，小平河的人不同意，說這會衝著傈僳族的風水，有些人還說：“埋吧，埋吧，只怕以後你們寨子要出事啊！”但偏山寨景頗族仗著人多勢大，還是佔住埋了。說也湊巧，三天以後偏山寨老寨頭的堂弟病死了，正和那句話偶然符合。於是一寨子人都不答應，幾個耍鬧事的，就約了一伙人，氣沖沖的跑到小平河去，拉回三條水牛，說要為全寨祭鬼消災。小平河是個小寨，只有二十來戶人家，哪里鬧得過偏山寨？只得忍氣吞聲。誰知，偏山寨的景頗族心也太窄了些，回來後還把那兩寨相通的近路挖斷了，放些刺笆堵死。從此兩寨結了仇，互相不通往來，見面都要避著些。這條路本是通遮放街的近路，如今堵死了，小平河人趕街只有翻過山梁子，從

漢人新寨那條遠路轉，要多繞七八里地。那時候，傈僳族趕一回街，心里就要咒一回偏山寨：“死山頭，起壞心，二天不得好死！”但是久而久之，人們都習慣了。這條路長滿野草，豪豬也安了窩，天才煞黑，鳥群就向這個山凹里歸巢。兩寨人慢慢都忘了這條路，但兩族間的仇恨卻還深深地結着。

解放後，大家都想到了這件事。武工隊老唐同志還特地問過勒拉，勒拉沒有回答出什麼。兩寨人誰也不願提出這件事情，都想：算了吧，隔那麼六七帶八年的，提了也是白搭，只要以後相安無事就行了。但在兩寨人心中，特別是在兩寨積極分子心中，始終挽着個疙瘩。

小勒坎只十七歲，還不大懂得大人的心理，半天見沒人開腔，自己先倒急起來。

“怎麼？余三不會修嗎？小平河的余三……”

民兵們慢慢又討論起來，但都是小聲小氣的，好像誰都不願叫人聽出那是自己的聲音。排勒有大爹在屋角嗤嗤鼻子，低聲說：“余三？算了，找到人家也不會幫修的。”

“修或許幫修，只是不方便找。”

“我們出工錢請他幫修嘛，說不定……”

大家這樣低聲的議論着。突然，山官提高了聲音說：“我看，還是試一試吧！”幾個年輕的民兵聽了他這話，不住的點頭，同時把眼睛盯着勒拉。

勒拉也參加了討論，他心里很氣悶，不知道該如何決定。最後，還是勉強同意了山官的意見。他話一出口，就有好幾個聲音附和着叫：“贊成！”原來大部分人還是願意找余三修的，只是都不好意思先說罷了。

接着，叫誰去合適的問題又出來了。坐在火堂邊的人都故意把頭扭過去，裝做拿煙包，吐檳榔汁，深怕別人看見自己的臉。這樣，推來推去，還是推到組長勒拉身上。

山官看了看勒拉，笑笑說：“勒拉去，這好。你以前本來跟余三就相好嘛。”

勒拉低下頭，裝做沒聽見這句話，心里想着：唉！壞了六支……

當天夜里，他簡直沒睡着覺。

二

第二天一早，勒拉獨個上小平河去了。

從偏山寨到小平河，要繞一個大圈子，中間還要經過漢人的新寨。在新寨這頭，勒拉倒是經常走，可是新寨那頭一截山梁子路，他可有好久沒走過。他算了一下，大約有八年了。

現在，遮放壩的景色在他的眼底顯露出來了。一層乳白的晨霧，輕輕掩着田野的蔥綠。遠遠看去，隴川江就像一條銀鏈子，早晨的太陽怎么也射不透河上的霧層，光綫在霧里粘住，凝成一團光糊糊。勒拉看見山梁子上的雜木樹，彎彎扭扭的長得又粗又高了。他想起了以前在這裡找野蜂子、摘苦菜的年月，那些小瘦枝枝和那些被老黃兵砍過的大樹樁子，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啊！他不禁摸摸這些粗大的樹干，心里想：“怎么長這麼大啦！”雜樹木彎着桤枝，山風把樹葉吹得沙沙作響，好像也在對勒拉說：“怎么你也長大啦？”

小平河寨子遠遠地映到他眼前了：破旧的茅屋，稀稀落落的散布在那里，從綠樹叢中冒起股股炊煙，漸漸地鷄聲也听得

分明了……勒拉的心突突地跳起來了，有一种慌張和喜欢的感觉从心头掠过。

勒拉很想停下來歇口气，再細細想一下：見面怎么說法？余三是不是还記着几年前兩寨間的事？他懂毛主席的道理嗎？他会答应修槍嗎？……他想起了这些思量过無數遍的問題，但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步子；陡斜的坡路一直將他往下拉，顯得他心里很不好受。

余三家就住在小平河寨尾，家門前常年碼着一大堆干柴。

余三是靠近三十的人了，瘦長个子，黝黑的臉，一双眼睛烏溜溜的轉，心灵手巧，見一样会一样。就說修槍吧，他也沒拜过师傅。有一年日本兵上山糟蹋时，余三和几个同族的小伙子，用毒弩射死了好几个日本鬼子，繳獲了一支三十响。这家伙誰也不会使用，后來落到余三手里，他拿來东看西看，拉这拉那，兩三天后，他居然懂得了使用和簡單的裝拆。这可把全族人喜坏了。以后日本鬼再要上山，总碰到深山老林里“咯咯咯”的槍声与“簌簌”的弩箭同时飛出來。从此，余三在全寨出了名。

余三也会盤家立業。他一家四口，光靠順山那几丘荒地，本來是不够餬口的，但他种些南瓜面瓜什么的，荒季就过了；街上賣些山菜，鹽巴也吃上了；雨季沒到他就砍好七八排柴火；冬天農閑，他就打獵，什么都安排得有条有理，一家人过得很自在。寨里老人們都誇他：“有余三那么个好兒子，鷄蛋要算肉①才合！”

① “鷄蛋不算肉，僂僂不当人”是少数民族自卑之謂。

余三也并不自私，有好处，总要顧到大家。就像那回他在邦令寨替漢人打短工时，帶了一截好甘蔗种回來，种在自己后院子里，等甘蔗發多了，他也教別人种。从此，小平河的大甘蔗出了名。一寨人不但有甘蔗吃，街天拿去賣了，一寨子的吃鹽問題都解决了。用僂僂話來說，正是：“賣了甜的，換來咸的，都虧那余三啊！”这样，余三就更得到人們的欢喜了。

一九五一年初，縣上召开人民代表會議，同族人选他当了代表，从此，他懂得了毛主席的道理。回來逢人就宣傳，他認不得字，但却把开会的内容說得一清二楚。特別愛說到联防的好处：“光靠解放大軍不够啊，要靠我們大家一起动手……联防嘛，就是九九八十一环，一环扣一环……”

其实，这个問題余三也想过：小平河这寨子人少地孤，隔部隊駐地有三十里，就是巡查得緊，万一發生情况，可就有点棘手。要是真能和偏山寨联防，結成九九八十一环，这个环呀……可是道理总是道理，做起來就不那么容易。他几回都想去偏山寨轉一轉，但周圍总像有种力量，拖着他的脚不叫去。他佩服偏山寨的民兵搞得好，他也喜欢过去的的朋友勒拉，但总觉得他們好像不大懂得民族團結，不然，为什么不來聯絡一下呢？余三早就希望勒拉也能当上代表，兩人若能一起去縣上开会……那就好办了。

当勒拉急急忙忙跨進門时，余三正在院子里劈柴。

“余三哥！”

余三猛一回头，一看，是个景頗族人；再看，心头一怔，臉上倒反露出驚喜的神色：“啊！勒拉！”

勒拉立着不动，余三連忙安排他進屋去坐，自己又去忙着

涮碗倒茶。勒拉定了定神，才下細看这屋子：比解放前弄得整齐了一点，但好像更旧了一些，有几处竹泥牆都裂了縫。篷頂下吊着大排干包谷，被火堂熏得發黑。四壁挂着大弩小弩，还有成串的野獸头骨。……

勒拉接过一碗茶，余三便和他面对面坐下了；可是，誰也找不出合適的話头。

勒拉在想：怎么好哩，八年，隔得太久了。过去跟着余三攥山的情景，又浮上他的腦子。他想起余三那陣使用的那把大弩，和那上了毒藥的弩箭……壁上挂的不就是那把大弩嗎？怎么弯弓上扎着旧布？

余三却在端詳他：个子更結实了，臉上倒像老了些。八年前，这还只是个“小馬鹿”哩，老尾着我叫三哥三哥的。这小子，听說前年已討了媳妇哩！剛才他也叫三哥，他來做什么？

最后，話还是由作主人的开头。兩人胡乱扯一些庄稼、打獵，和解放后的生活情况，总感到很别扭。兩人心里都明白：說了半天，還沒摸上正路；誰都想談什么，却又隱瞞着什么。接着，勒拉才又談到土匪、天气、謠言……看着話漸漸轉上正路了，他赶忙抓住一个空隙，把話擺了出來：

“三哥，我們寨子跟你商量一件事……”

余三心眼多灵，早把这个直性子人看个一清二楚。心想：熬这半天才說，真是，人長大了，心也学着弯弯扭扭的。

余三說：“說嘛，你我兄弟一样，哪還沒个商量处。”

勒拉漲紅了臉，吞吞吐吐將來意說了。看見余三低头不語，他的心又蹦蹦跳个不停。

余三呢，倒也不是拒絕。他心里明白，这天干路燥，大明